

## LIN YU HUA

## 家人



林奕华

导演

Director

戏剧、写作、电影

我们的家庭，故事很多。但我们关于家庭的电影，却那么的少。所以杨德昌很珍贵，因为他不只每一部都是关于家庭，还分析得入骨，流出来的汁液，是浓得连我们都未必认得的情。

《孤味》是个普遍性的家庭故事，也许不会再在年轻的世代中延续，毕竟，连婚姻也不是以前般“现实”了，由它生发的关系，以及当中的恩怨爱憎，也会变化，甚至变少。不过，不变的可能是，华人对于爱的表达，不见得能离开儒家传统的束缚一面，就是面子。

你怎么不知道我心里想什么，要我跟你讲？那是面子。你如果对我好，为什么不能先让我一让？那是面子。你明知道这对彼此都重要，为什么不能承认，不能接受，不能以把我放在第一位的方式，让我感受你的重视？这也是面子。

不如不见，《孤味》却拍出了硬要相见的，从何必，到何苦，才有片中的最后一个镜头：不要以为“天下无不散之筵席”只适用于人与人的相聚，自己跟自己，要说再见时，还是得挺起胸膛，一个人才能感受什么是——我。那个与什么人都咫尺天涯，与自己更是若即若离的——我。

《孤味》的孤和味，便是来自对于我们与家庭、家人和家中自己的角色与位置的距离感，说亲又疏，说爱又恨，说迎还拒，说聚还散。有时候，姊亲妹亲，还不如姊夫和妹夫。父亲母亲，还不如父亲和母亲的婚外情人。

片中的每个角色，都在这些矛盾中过日子。大姐的病，是比喻：这身体就是你的，但为什么总在折腾你呢？不能相处，又不能不相处。这也是家人。

还没有看《孤味》前，有朋友形容“这电影像电视片”。可能因为常常都在“不怎么大动作”

的镜头里，放着很多人，像电视剧中的吃饭，或一字排开经典场面，方便台词一人一句说完。看了电影，我认为《孤味》其实相反，片中的“聚”不是为了方便，反而是呈现了各种的难。

首先，《孤味》不是一部说多过做的电影。它的台词，从量到质，都没有用来代替画面应该做的。欲言又止的时刻，数不胜数。就是很多人都出现在画面中的戏，空气中充满张力，每个人代表了不同看法，只是没有说出来，因为场合（景）已设定了各种主从的规条，说是仪式，也是权力的舞台。画面的构思，构图，便是让我们得以体会其中压力的形式。

我看到的，是每场群戏，都有不同的“排阵”。焦点是阿嬷/妈妈，但从她的分散出去，有她与没有她的聚会，画面中的人的存在感都不一样。这些存在感，又形成观众视点的分布与连结，也就是情感上的由纵到合，由里到外，由浅入深。

例子是，主场景总有桌。方的，

圆的，坐的位置也说明了重要性。谁那场戏坐在外围，面临阵前对迭，谁在那场戏坐在中间也发了声，大家马上另眼相看。确实有点舞台感，但现实里一家人坐下来，何尝不也是锣鼓响起？

这家人都有个性。所以画面中虽然挤挤的，但没有一个是花瓶。导演做到了没有谁抢谁的戏，反而，让我们看到这些“聚”的画面时百味交集：现在，要一家人能在一起，多难啊！

《孤味》中阿嬷/妈妈，对离开自己的丈夫再多的怨恨，原来都多不过对他的爱，当她在离婚书上签了名，寄给去了另一国度的丈夫，镜头接去拉上帘的窗，风很轻，光很柔，那是个空镜头，但不是个没有话在说的画面。对我来说，那一刻就是导演告诉我们他所相信的，“爱，是唯一的真实”。

不能相处，又不能不相处。这也是家人。